



感念吾师

■王孜

听闻91岁的王香元老校长今春辞世,得知此消息的学生,有的年近八旬也前往送行。老校长的音容笑貌、举手投足依然活跃在我们心中,令人没齿难忘。

王香元老先生是我高中时的校长。他总是笑眯眯的,给人一种亲切感。上个世纪70年代末,物资匮乏、生活艰苦,师资力量不足。王香元老先生亲自授课,而且深得学生的喜欢。那时,我有些偏科,几乎无望考上大学。一时之间,我开始迷茫、自卑、郁郁寡欢。

记得有一次上劳动课,我们班的任务是到菜园栽葱。王校长给我们示范拿葱的姿势和栽种方式。可是,我笨笨的总是不得要领。劳动结束的时候,我一个人低头机械地挪着脚步。王校长叫住我,问我喜不喜欢参加这种劳动,我不自觉地用手摆弄着衣襟,低头不语。王校长耐心地对我说:“你看这菜园里的菜,虽说都是蔬菜,却各不相同,黄瓜、豆角、茄子、辣椒,各有各的特色,你能说哪些是好的菜,哪些是不好的菜吗?人也一样,各有优点,只要扬长避短,尽力而为,把自己的长处发挥到极致,

好好做事,好好做人,就算没白活一辈子。”王校长的话在我迷茫的心里开了一扇窗。渐渐地,我不再那么自卑,只管尽心尽力去学习。高中毕业后,我从事了新闻工作,多亏了王校长的引导和教育。

对待顽皮的孩子,王校长也有他的“招数”。一个男生学习不好、脾气不好,动不动就爱和别人打架,有人给他起外号,叫他“鬼见愁”“混世魔王”。后来大家才知道,他的父亲因病早逝,他总觉得别人都瞧不起自己,总想用拳头证明自己的强大。多年以后,我在王校长家偶遇他,他说,没有王校长这辈子可能就毁了。

一次,他打了人,王校长“罚”他每个周末下午去菜园里劳动,他觉得老师、同学都不喜欢他,自己也考不上大学,便自作主张退了学。当天傍晚,王校长就去他家家访,苦口婆心跟他说了许多,才让他明白:品行端正,有本事、有责任、有担当,才能在社会上立足,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。第二天,他便回到了学校。每个周末的下午他都到菜园子里,向管菜园子的老园丁请教,学着

为西红柿、辣椒、丝瓜、南瓜等蔬菜打杈,为可能被风刮倒的蔬菜做支架,为爬藤类的蔬菜搭架子。为蔬菜施肥、浇水、锄草,他也由起初的不情愿,慢慢变成了喜欢。每次走进菜园都会看到各类蔬菜的成长变化,从破土发芽到慢慢长大,直至开花结果,每一个阶段都让他欢喜,他甚至莫名地有了一种成就感。尤其是当学校财务人员给他结算工钱时,他既意外又惊喜,第一次有了被尊重的感觉,他也懂得了只要踏踏实实做事,就会有成效。他心里升起从未有过的希望和信心,立志要好好做人,不辜负王校长。

多年以后,当年那个爱打架的男孩成了我们当地有名的水果商,每年都收购大量苹果、葡萄、梨等水果运到省城批发,自己赚了钱,也帮了果农的忙。

苏霍姆林斯基说:“没有爱,就没有教育。”陶行知说:“培养教育人和种花木一样,首先要认识花木的特点,区别不同情况给予施肥、浇水和培养教育,这叫‘因材施教’。”王香元老校长用他的爱和行动践行了两位教育家的箴言,以真爱育生命,让我和许多同学受益一生。

我的高中班主任

■许海利

在我的人生路上,结识过很多老师,在这些可敬可爱的老师中,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高中时的班主任——刘尚升老师。中等身材,不胖不瘦,炯炯有神的小眼睛,显得特别精神,这是刘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。

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教室,他站在讲台上向我们介绍自己:“我叫刘尚升,很高兴与大家相识,今后,我担任你们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,希望同学们多多支持我的工作!”说着他拿起粉笔,转身在黑板上写下“刘尚升”3个大字。别看刘老师是教数学的,粉笔字却写得优美灵动、遒劲有力,让我暗暗赞叹。

万万没想到这3个字居然闹了大笑话。当晚,结束一天军训后大家又重返教室,不知道谁胆大包天,竟在刘老师的名字后面加了个后缀——“下降”,而刘老师背对着黑板尚未发现。当他拿起粉笔转身往黑板上写字时,全班瞬间进入静音模式,大家面面相觑,大气都不敢出。那一刻,我的心扑通扑通跳得厉害,感觉就要从嗓子眼跳出来了。

当刘老师看到“刘尚升下降”5个字时,先愣了一下,而后皱了下眉头,把举着粉笔的手又慢慢放下,然后转回了身。我们以为他会大发雷霆,想法找出究竟是谁捣的鬼,没想到他却微笑着说:“这位同学的粉笔字比我写得好多了,看来我真是‘下降’了,只要同学们的学习成绩都‘上升’就好!”这时,全班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,刘老师用宽阔的心胸和幽默的言语感染了大家,瞬间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。

刘老师对教学非常认真,他讲课情感充沛、语调激昂,讲到重点之处,常会习惯性地抬起右手,竖起一根食指,好似在指点江山一般,让你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到课堂上来。刘老师绘画功底也很不一般,他手绘立体图像从不用尺子,拿起粉笔在黑板上一阵点点画画,很快,一些立体几何图像就会呈现在大家眼前,栩栩如生,立体感极强。

“同学们,数学可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科,在科研、军事等领域都有广泛应用,现在很多大学专业都要学数学,大家一定要认真听讲,争取把数学学好。……”每当在课堂上发现有不认真听讲的同学,刘老师就会不厌其烦地和大家摆事实、讲道理,直到那些不认真听课的同学专心听讲为止。

刘老师在学习上要求极其严格,却又不失古道热肠。高中数学远比初中深奥,有时大家听不懂,他就耐心地讲了一遍又一遍,直到我们懂懂、弄通为止。我的数学成绩本来就不是很好,面对深奥的高中数学,更是时常显得吃力。刘老师对我特别关心,课后经常辅导我的作业,给我讲解做题的方法。多质疑、勤思考、好动手、重归纳、注意应用,这是刘老师教给我们的学习数学的基本方法。在刘老师的辅导下,我的数学成绩突飞猛进。

高中3年,是学习最紧张、最关键的阶段,那些日子刘老师一直陪伴着我们,他用渊博的学识、精湛的教艺、博大的情怀和无私的奉献,成就了我们读大学的梦想。时至今日,我高中毕业已经许多年了,但刘老师带领我们为梦想拼搏、奋斗的那些日子仿佛就在昨天。

老师的红色笔迹

■王乃飞

我一直没忘记,老师的红色笔迹鼓励我走过的那段时光。

我刚上学的那个新年,老师说:“学校要搞一个庆祝新年的展览,每个班级都要写一点东西。而我们班呢,就把我们写得最好的字,作为新年的献礼。”

这一学期,我们已经认识了很多字了,也学了很多课文。老师就让我们抄写一页纸,她选择最优秀的拿去展览。

自己写的字,能在全校展览,这对我们来说,是一种荣耀。同学们都把写那页纸当个大事来做。我从课本上选了一课,也在本子上写起来。当时选的那一课,我都忘了,只是记得,那时我每一个字都写得很认真,拿出最大的努力来。整整一节课的时间,我只写了一页,那些字都是一笔一画、力

透纸背的。我怀着忐忑的心,把那一页纸交给了老师。

我和同学们就像等成绩一般,盼着自己写的字能贴到展览墙上。

不久,学校里便开辟了一块“园地”。那里有老师们的作品,也有高年级哥哥姐姐们的绘画、剪纸……

同学们蜂拥着去看,我终于看到了我写的字,感到很欣慰。再仔细看,我又看到有几个写得歪歪扭扭的字,被老师用红笔做了纠正。有个字掉了偏旁,她给补上;有个字少了笔画,她就加上一笔;有个字笔画有点歪了,她就用红笔有力地纠正,让字站住……

看着老师的红色笔迹,我突然感到一种力量,就像是我走路迷失了方向,她坚定地带我走了出来。……我写的字并不好,可老师还是展示出来了,她那每一笔红色的笔迹,都是对我的鼓励。

而细想起来,我都不知道老师用她的红色笔迹,纠正过我多少次。

每次,我总会在作业本上发现老师的几道红色笔迹。有几个写错的字,被老师画了圈,再在一旁改过来;有的字写的力度不够,横没放平、竖没写直、撇的力度小、捺得不到开放……那一横一竖一撇一捺,虽然只是简单的笔画,可老师却用她那坚定的笔迹一一纠正,让我知道了那些字该怎么写。

老师就是这么一路带领着我,让我学会了写字,后来没了老师的红色笔迹,我写的字也端正了,这都依赖于老师给我打下了扎实的基础。

长大后,我理解了老师,其实她也是在教我做人。老师时常跟我说“字要端正”“横平竖直”,这些不都是做人的道理吗?而老师在关键处用红色的笔迹给我纠正,不正是对我的殷殷叮嘱吗?

感谢我的老师杨新芬,感谢她的红色笔迹,带领我走过一段人生路。

那一年有幸遇到罗老师

■高会丽

40年前,我家举家搬迁,我转到郑州一所中学读初三。因为性格内向,不擅长与别人交流,我与同学、老师鲜有深入交往。然而,班主任罗老师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她是我心中特别的存在。

罗老师个子不高,身材瘦削,说话声音不大,但和蔼可亲。初三年,从没有见她疾言厉色呵斥过任何一个学生,即使是班里那个爱闯祸、时不时想把天戳个窟窿的同学,她也从不苟责。

来郑州就读前,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乡下妞,连县城都极少去过。原本就胆小、怯懦的我,在衣着亮丽、普通话说得麻溜的同学们面前更加拘谨。我上课不敢举手发言,课间、课余不敢跟同学们交流,甚至上下学都是独来独往。当时,最让我期待的,是每次考试后老师宣读成绩的时候,稳居班级前三名的成绩,这是我心底唯一的自信。

改变我的,是一件小事。那时,我的右手中指因被拔倒刺患上甲沟炎,化脓情况严重,到医院做了脓肿切开引流手术。手术后,我的手包裹着纱布,疼痛难忍,不便写作业,但我不敢当面跟老师说,只能用拇指、食指轻夹着笔,歪歪扭扭完成

作业。担心挨批评,我在作业本中夹了张便条,跟老师说明情况。没想到,罗老师利用班会时间,当着全班同学的面,大大表扬了我一番。老师可能也没有想到,当年她这一个小小的举动,让自卑的我,莫名其妙地自信起来。从那以后,我感觉自己再也不是空气般可有可无的人,而是备受老师关爱的人。我学习更加积极,写作业也更加认真,学习成绩一直名列班级前茅。

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中招填报志愿时发生的那件事。我填报的是郑州师范学校,那是当时郑州市区离我家最近的一所中专学校。填报志愿的家长会后,罗老师特意留下了当天参会的父亲,向父亲详细说明了我的学习情况,让父亲回家再跟母亲好好商议一下,第二天再让母亲来学校一趟,确定一下中招志愿是否更换的事。听母亲说,罗老师推心置腹地问了,是不是因为家里困难,才让孩子报考中专。罗老师还说,依据我的成绩,上高中、考大学绝对没有问题,千万不能因为家庭的一时拮据,而让孩子留下终生遗憾。如果真的是因为家庭困难,她可以出面帮我申请贫困生资助。母亲听了很感动,说家里再困难也会想尽办法让孩子读高中,报考中专是孩子的真实意愿。详细了解情况后,罗老师不再劝解,而是转过头来鼓励我,既然选择了郑州师范学校,那就坚持自己的梦想。最终,我以郑州市第7名的成绩考入郑师,这里面当然少不了罗老师的功劳。

毕业后,我如愿以偿成为一名教师,登上了三尺讲台。在从教30多年的过程中,我时常鞭策自己,以罗老师为榜样,以爱心为灯,照亮学生求知的道路,温暖他们每一步的成长。